

美蘇中共爭奪東南亞的戰略演變

羅石圃

(一) 引言

東南亞，在大戰以前，除泰國而外，其餘都是西方殖民地。以赤化世界爲己任的蘇聯確認此一地區，在它所標榜的「民族解放」、「反帝」、「反殖」召喚下，正適合於作爲共黨發展的溫床；於是著手在巴黎吸收培植胡志明、乃比里，並由第三國際派遣馬林進入印尼，陳馬六甲潛入馬來亞，分別在此一區域散播赤色種籽。由於華人在東南亞各國遍佈，蘇聯更於中共建黨之初，卽令其設立「南洋共產黨」組織於新加坡，以便吸收各國華人，再滲入土著社會。

至日軍南侵，各國共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掩護下，紛起組織部隊，以對抗日軍；俟日本投降，再以此武力向西方殖民者爭取獨立。而中共在中國大陸變色後，又就近支援東南亞共黨「武鬥」奪權，更將並肩作戰的非共勢力分化吞併，以便各國獨立後由共黨獨霸政權，然而中共別具野心，企圖在亞洲獨樹一幟而撇開蘇聯。這便是中蘇共爭奪東南亞霸權的濫觴。在另一方面，戰後以維護世界各國自由爲己任的美國，不願見此一區域國家於擊敗日本侵略及解脫殖民地枷鎖後，又沉淪於紅流，遂卽奮起協防圍堵，因而形成了美蘇中共在此一區域的逐鹿。

值得深入探討的，爲此三者爭奪此一區域的戰略，可謂互出奇招，變化萬千，令人眼花撩亂。爲了尋求去脈，便不能不追溯來龍。

(二) 美蘇中共在東南亞逐鹿的濫觴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國際會議」決定越戰停火。協議中規定：法國退出印支三邦，讓越、棉、寮恢復獨立；惟將越南

一分爲二，讓越共在河內建立赤色政權，當時美國已了然此乃共產國際在東南亞取得推行赤化基地的陰謀，以便支援各國共黨顛覆叛亂奪權，所以美國代表在協定上拒絕簽字。是年底，蘇聯和中共都分別召開了「世局檢討會議」，雖然雙方都是以越南停火協定爲主題，惟在結論上則大有分歧。

北平的結論是：越南的勝利，是由中共以中國人民的血汗，支援越南兄弟國家人民從事「解放」戰爭而得來，亞洲的「解放」作戰，既然在越南有了勝利，便應再擴大、再戰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成功。莫斯科所作的結論，則與此恰恰相反，認爲核武器的產生，已使世界戰爭改觀，戰爭的擴大，將使「革命」的與「反動」的雙方都難免玉石俱焚。此次「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乃因蘇聯挺身而出，在會議席上迫使「帝國主義」者讓步，使越南獲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不但「解放」了越南，也鬆下了中共的包袱。因此，蘇聯主張通過「和平共存」途徑，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的「解放」。此即蘇聯與中共「和」「戰」路線之爭的開端^①。

美國明知共產國際在北越取得赤化東南亞的前進基地後，勢必導致此一地區各國赤浪橫流，故於拒簽「日內瓦協定」之餘，立即謀求聯合自由盟邦，在東南亞共同建築起防堵赤流的堤防。就在越南停火協定簽字後的同年八月，美、英、法、澳、紐、菲、泰、巴基斯坦等八國，即在馬尼拉締結「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參加締約的東南亞國家，雖只有菲泰兩國，但由於當時新馬尚未獨立，已隨英倫的參加而被納入防衛範圍。再由於法國的提議，南越與寮、棉亦已一併納入集體防衛區，故此一公約所包含的協防國家，除印尼與緬甸而外，實已遍及整個東南亞地區。至於如何協防？公約中表明：一方面由締約國提供經技援助，促進此一區域成員國的經社建設、進步繁榮，俾由安定而達成和平；一方面以軍援增強成員國的防衛武力，藉以剷平內部共黨叛亂，如有共產國際的公然進侵，締約國即出兵協防^②。

很顯然，「東約」的集體防衛，乃以南越寮棉爲防共的第一道堤防，泰國則爲第二線。由於在區域以外締約國中，只有美國具有軍經援助及出兵協防的實力；但又因公約中載明出兵協防時，必須獲得全體締約國一致通過，所以華府不得不與東南亞盟邦，在此多邊條約的基礎上，另行分別締結雙邊條約。這是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的濫觴，也是美軍在越寮防堵紅流泛濫的背景。

(三) 中越共對發動寮戰各有居心

一九六一年寮戰興起。當時一般多不了解越共何以斷然放棄和平「解放」路線，無視於開罪蘇聯，竟公然出兵參加寮戰而追

註①

「匪蘇在東南亞的競爭」，〔問題與研究〕，第四卷第六期，黎世芬著。

註②

「國際組織綜論」——第十五章——「亞洲的區域組織」，史振鼎著，幼獅書店出版。

隨中共從事支援寮共武鬪奪權？實際上，此乃基於胡志明洞燭北平對東南亞的戰略——在越共遵從蘇聯和平路線後，即蓄意支使寮共以武裝赤化全寮，再由雲南經過寮東支援「南解」及棉共實現「槍口裏出政權」的企圖。果能如此，則北越一隅便將陷入中共勢力的四面包圍之中，蘇聯亦鞭長莫及。河內爲求自保，遂不得不立即出兵入寮參加戰爭。由於北平支使寮共點燃戰火，其目的只在迫使河內放棄蘇聯的和平路線，跟隨它武鬪奪權，所以在胡志明斷然決定出兵入寮時，中共亦即將支補寮戰的物資人員運交河內^③。

美蘇都了解寮戰乃是由中共在幕後所製造的戰爭。所以一九六二年，甘乃迪與赫魯曉夫在維也納會談的結果，即決定召開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從而導致寮戰停火以及三派聯合政府出現於永珍。因爲聯合政府中的中立派實即寮共的同路人，這對越共而言，寮戰的結果，在政治上，已造成了它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何況在軍事上，由寮共軍所佔據的寮東，又有「胡志明小徑」可通達南越高棉，更利於越共進窺南方，實現「印支聯邦」構想。這便是河內其後再接受北平支使發動越戰的來由。

六十年代之初，蘇中共的「和」「戰」路線分歧已由暗鬪化爲明爭。早已警告部屬斷不可捲入蘇中共爭端的胡志明，又何以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於劉少奇訪越時，公然發表聯合公報，表明反對修正主義，加強「暴力革命」？究其原因，乃由於中共已與「南解」勾搭，企圖支援它在南越進行武鬪，俾像寮共一樣，能向西貢政府分得一杯羹。因此，一九六二年十月，「南解」總書記阮文孝訪問北平，與廖承志等發表聯合公報，聲明吳廷琰政府已成爲「美帝」僕從，要求在西貢成立三派聯合政權。永珍的三派聯合政府，既然是由戰爭而得來，如欲在西貢翻版，便必須興起在南越的戰爭。但當時尚沒有武力的「南解」，欲圖在小康的南越點燃戰火，便唯有依賴越共；河內如果不支援它作戰，北平可以一肩承擔。胡志明既斷不肯「南解」因戰爭而倒向北平，且斷定莫斯科爲了阻止它追隨北平重拾戰爭路線，勢必像結束寮戰一樣，聯合華府從事和談，進而產生西貢的三派聯合政府。這對越共而言：不僅在蘇中共兩大之間的「和」「戰」路線都可迎合，且可藉「南解」的武鬪而分享西貢政權^④。

(四) 蘇聯何以在越戰中成為得利的漁翁

中共之所以不惜多方逼迫河內重拾戰爭路線，乃因認定蘇聯決不敢在美國已承諾協防的東南亞參戰，這已由日內瓦第二次會議時，美國副代表蘇利文(William Sullivan)一語道破。他曾在會外某一場合，指著中共首席代表陳毅調侃地說：「你們妙想

註③ 「中蘇共爭霸」下的東南亞、「世盟」、「亞盟」印行，拙著。

註④ 「毛蘇在印支的新爭奪」，「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十二卷第五期，拙著。

美蘇打一場核戰，這是辦不到的……。」此語一出，頓使蘇聯代表當場呈現窘態，可見美蘇對此早已心照不宣^⑥。因此越戰興起後，蘇聯不但拒予河內軍援，且反而向華府示好，強調「和平共存」！這是由於詹森總統當時曾經表明：越戰不容許有庇護所，美越聯軍將把戰爭帶到製造戰爭的地區。克宮則認為不能生產武器的河內並不能製造越戰，只能替北平將其製造的戰爭加工出口。這樣一來，美國勢必將此一戰局由北越擴展到中共區。

使美國與中共進行熱戰，讓蘇聯袖手旁觀，這是赫魯曉夫時代對東南亞的戰略，至布理茲涅夫上臺，由於詹森委託蘇聯向河內斡旋和談，始悉美國並沒有將越戰擴及中國大陸的企劃，於是莫斯科在將新武器支援越共軍將越戰升高的同時，又促成巴黎和談，不但形成邊談邊打的局面，且使美國在此一區域的盟邦，認為美國企圖以和談結束越戰，不能履行協防諾言。於是蘇聯得以乘機將「亞安體系」向東南亞各國推銷。

布理茲涅夫炮製的「亞安體系」，標榜各國必須承認戰後所定的邊界線，確守和平共存，不許干涉內政，及國際爭端只許以談判解決，斷不許使用武力……，都是針對其時東南亞自由國家唯恐美國於越戰結束後不再協防，以致無法遏阻中越共輸出戰爭的恐懼心理。「亞安體系」最後又表明由時代錯誤所產生的軍事同盟如「東南亞公約」等，必須拆除^⑦，更顯示其意圖在消除美國在此一地區的殘餘勢力，而由蘇聯以盟主姿態，阻止中共夥同越共輸出戰爭。影響所及，大馬與新加坡即在「巴黎和談」開始後，次第和蘇聯建交；而泰國的蘇聯使館，亦由先前的門可羅雀，一變而形成車水馬龍。至於開拓與蘇聯及東歐的貿易，各國也都非常熱衷。

印尼於一九六五年「九卅」流產政變後，已與中共凍結外交關係，與蘇俄雖仍然維持邦交，但相當冷淡，迨至新馬與蘇聯建交後，印尼與蘇聯關係亦頓形熱絡，雅加達出現了蘇聯商貿機構和航空辦事處。而此時的緬甸，亦因中共報復仰光羣衆圍攻其駐緬使館而在緬北大動干戈，使蘇聯乘機而入，支持尼溫政府抗拒北平，且促成緬共親蘇派與軍方聯合組織「社會主義路線黨」，實行一黨專政。馬尼拉與莫斯科之間，亦有不斷的冠蓋往來。以上種種事例均可顯示：布某入主克宮後的東南亞戰略，乃為一面以新武器援助河內升高越戰，從而爭取對越共的領導權；一面又促成巴黎和談，表示不負華府斡旋和談的委託；再則藉越戰和談，在東南亞爭取美國的盟邦，為推銷「亞安體系」鋪路^⑧。

此一戰略，最主要的，為促使美國與中共因越戰而形成鵲蚌之爭，使蘇聯成爲於中得利的漁翁，左右逢源，無往不利；更在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人法新社新加坡電，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卅日，引述蘇聯駐新大使談「亞安體系」。

註⑦ 「印支和戰與美毛蘇三角關係之演變」，〔東亞季刊〕，第四卷第四期，拙著。

美蘇中共爭奪東南亞的戰略演變

美國內部掀起反越戰風潮，使詹森不得不引咎自動放棄競選連任總統。

(五) 河內甘作蘇聯鷹犬的來由

尼克森入主白宮，以結束越戰，使美軍「光榮」撤離越南戰場為首要任務，他既強調「以談判代替對抗」，而北平亦已意識到克宮蓄意讓它與美國由越戰而形成鵲蚌相爭，且在東南亞厚獲漁利，便只有與美國化敵為友。於是尼克森的北平之行，而巴黎和議亦隨即訂結。這是美國與中共針對克宮在東南亞的戰略而改採的新戰略。至於河內又何以在巴黎停火協定訂結之後，竟恃蘇聯單獨的軍援，毀棄此項協定以武力席捲南越？這又是由於布某在戰略上另出新招而河內亦另有用心所致。

越共面對北平與華府化敵為友，自不能忘記當年北平攻擊「蘇修」的廣播，也就是每逢美蘇友好往來時的北平廣播播詞便說：「蘇修墮落到與美帝沆瀣一氣，不惜出賣兄弟國家的權益……。」加上周恩來於「巴黎協定」訂結前夕，曾廣告日本訪客：「未來將有三個越南，美國都會一體承認」^⑧。此無異說明美國與中共對「巴黎協定」已有暗盤：讓當時設於越中廣治的「南解」政權，與河內脫幅，而與西貢平分南越疆地。果真如此，則原已傾向北平的「南解」勢必引中共勢力南伸，使河內陷於南北鉗制之下而成爲三明治所夾的肉片。

面對此種可能發生的危機，河內便不得不接受蘇聯軍援，藉以席捲南越。不過當時越共領導階層並不認爲會因此破壞「巴黎協定」而喪失季辛吉所承諾的四十億美援鉅款。河內如意算盤，是假定華府所企求的，只在越戰結束後美國勢力仍能在越南保留，並俟河內統一南越後即與之建交，是則美援鉅款仍照樣可以獲得，而且引入美國勢力，更可使蘇聯中共在越勢力得以平衡，讓河內在外交上採南、羅的獨立路線，也正適合美國對河內的期盼。然而河內的親蘇政權，斷不爲中共所容忍，而美越在巴黎的建交談判，雖只剩美援鉅款的名義問題（美方不容稱爲戰爭賠償，必須名爲戰後復興經援），有待解決，誰知正於此際，華府宣佈與北平建交，同時亦宣告停止在巴黎的美越建交談判，顯示此乃由中共作梗而使然^⑨。

蘇聯在東南亞伸展霸權的戰略，正如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九日在歡宴馬拉加西總統席上致詞所稱：「越南是社會主義在亞洲的前進基地，非防衛不可……」^⑩。由於此一期間，南越境內叛亂四起，中共除經由其在越的第五縱隊溝通各派叛亂

註⑧ 日本共同社V北京電，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⑨ 「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十八卷第七期，拙著。

註⑩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七八年，九月版，匿名座談會紀錄。

勢力滙流而外，並指使棉共突擊隊與南越叛軍裏應外合，造成來自北越的南越防軍腹背受敵，難以招架。面對此種險惡情勢，蘇聯又得乘機軍援河內，助其出動廿萬勁旅，一鼓攻入高棉，且在永珍樹立越南的傀儡政權。從此，中共及美國的殘餘勢力都被逐出印支，蘇聯更得藉越共勢力而伸展獨霸。

(六) 雷根東南亞新政策的端倪

蘇聯以越南為前進基地，在戰略上的重點，則着眼於取得位於南越的金蘭灣，作為其遠東艦隊的太平洋中途站，在戰後熱衷於爭取海權的蘇聯，其大力擴展的艦隊中，以遠東艦隊最為龐大，擁有七百餘艘艦艇，但因它的母港遠在海參崴，於游弋太、印兩洋的航程中，缺乏修補站，以致在七百多艘艦艇中，不得不夾帶兩百餘艘修護補給船，形成尾巴太長，在作戰時，很容易遭到敵方切斷，越戰期間美方投下鉅資及進步科技擴建的金蘭灣，為世界四大天然良港之一，大大改觀：除擁有現代化船塢、倉庫、油槽和陸戰隊營房等設施外，並建有機場，堪稱海空軍聯合基地^①。無怪克宮對此早已垂涎，必須取得而後快。

不過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河內始終婉拒蘇艦進入金蘭灣，只開放海防與峴港讓蘇艦訪問。惟在越棉戰爭發生後，中共亦揮軍直搗越北。此一圍魏救趙戰略，雖已使「東協」國家墮入了北平的反霸統戰戰中，然而克宮為越南助威，向中共示威而游弋於東京灣的艦隊，則得以乘機進泊於金蘭灣，正是蘇聯遠東艦隊以及空軍在越南得到早已夢想基地的濫觴。從戰略立場而言，蘇聯在此一回合的交手中，又已佔了上風^②。

美國從尼克森到卡特當政時代，對東南亞政策，都在致力於彌補詹森政府因越戰所形成的偏差。為了不使蘇聯在美國與中共的鵝蚌之爭中坐收漁利，先既與中共化敵為友，嗣又致力於聯合中共以制止蘇聯在東南亞伸展霸權。然而中共既乘勢敲索，使華府應付維艱；蘇聯又針對河內忱於北平與美國合作的壓力，亦籠絡到越南一步步倒向克宮。更重要的，是美國朝野因越戰的教訓，對東南亞事務的介入而談虎色變，當政者對此一區域內的盟邦，更不敢重申協防的承諾，終使蘇越在此為所欲為，對美國毫無顧忌。

雷根於首次競選總統時，對此獨排眾議，指出美軍參加越戰，具有崇高目標，其所以未能保衛盟邦的自由，並非出於目標的錯誤。此一論點曾獲美國有識之士及學者專家的羣起響應；而他在選舉中的大獲全勝，亦可窺知美國人民對他觀點的支持。他在

註① 「金蘭灣今昔與越南前途」，〔東方雜誌〕，復刊十六卷第十期，拙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② 「中共籠絡「東協」反霸意圖」，「世盟」、「亞盟」印行，拙著。

當選總統尚未就職前，立即派遣其競選時的外策顧問克萊恩代表他訪問東南亞，聽取盟邦領袖們對華府的企望，及蒐集第一手資料，以便製訂新的東南亞政策而修改過去的偏差^⑬。

克氏是美國研究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他在訪問新加坡時曾向「國際事務學會」發表講演，表明：「今後美國在東南亞，將不是反蘇聯或反中共的選擇，而是著重於親盟邦以恢復自由世界利益的觀念」，並稱華府將設法使越南與蘇聯分開。他在東南亞遍訪週諮後，再經臺北與友好盤桓始踏上歸途^⑭。如果大家不否認克氏此行所蒐集的資料及透露的言論，乃為雷根政府東南亞新政策的主要根據，則他的經臺返美，亦可表明其深悉臺北與東南亞國家關係之深切。克氏尤其深知北平在此一區域藉和平合作姿態暗中伸展勢力的陰謀，更欲防阻中共與「東協」聯手反霸，不致造成引虎拒狼。這便是他經由臺北賦歸的用心。

(七) 中蘇共反擊雷根新戰略的新招

雷根政府實行四年的東南亞政策，收穫如何？蘇聯和中共在戰略上有何反應？河內已否疏遠蘇聯？美國在此一區域的盟邦已否與華府增進關係？這些問題首先須從蘇聯和中共所作出的戰略反應中去尋求答案，而最令人注目的便是中蘇共尋求重拾舊歡的會談。克宮多年來一直表示有意與北平言和，無奈北平都置之不理。今雙方竟在雷根入主白宮之初，商談和解，無疑是對付雷根政府東南亞新政策的新招。

在蘇聯，克宮深悉河內巨頭們，大多念念不忘華府所承諾的越南戰後復興鉅額經援，並有心引入美國勢力以平衡中蘇共勢力，以便它採取南、羅路線的獨立外交。再從八十年代以來，河內固然不得不處處仰承克宮鼻息，惟仍一再邀請美國代表蒞越，談商合作尋求失蹤美軍的問題，並將美軍遺骸移交該代表等携回。此外，河內更促使寮國保留美國使館，容許美國特使訪寮，談商使節升格問題；再加上范文同等一再表明越南願與美國建交，及對金蘭灣允允蘇艦於申請核准後方可進入，堅持不讓它正式承租，以致克宮不得不再假北平對河內的壓力，迫使越南進一步對它馴服，而使克萊恩所說的美國將使越南與蘇聯關係疏離的計謀，無從得逞。

果然，北平與莫斯科談判重修舊好時，以蘇聯停止軍援河內侵棉，俾便迫使越軍全部撤出棉境，作為三大前提之一。蘇聯雖表明兩國談判，不能涉及第三國問題，但在私下則欣慶此一要求正合「孤」意。事實上，自從此項談判開始之後，越共巨頭就不斷訪問莫斯科，驚惶之態畢露；甚至公開宣佈河內先後所獲得的蘇聯經援——從日用品到工業設備與科技援助，幾乎無所不包，

註⑬ 「雷根政府東南亞政策的探討」，「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一卷第二期，拙著。

註⑭ 同註⑬。

爲數龐大；而在蘇聯留學及接受訓練的越南青年，更多達十餘萬人^⑤。同時，蘇聯艦艇進泊金蘭灣的與日俱增，其空軍停留在越的，也由偵察機加上了籟式轟炸機。這些都是蘇聯爲了反擊雷根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而藉與北平談判所獲致的成果。

在中共，接納蘇聯與它談判修好，無異於是對雷根的東南亞新政策挑戰。由於克萊恩曾表明今後美國對東南亞將不是反中共或反蘇聯的問題，而是著重於親盟邦以恢復自由世界利益的觀念，顯示華府將不會再重視與中共聯手的反霸統戰。然而中共也明知美國在東南亞面對蘇聯支使越南進侵鄰邦，縱想履行協防承諾，已不可能使美軍捲土重來，而須倚賴中共在越北拖住河內的後腿。故在中共與蘇聯開始談判修好的情況下，雷根政府勢必表示親北平的立場，甚至應允其敲詐勒索，同時「東協」也會進一步墜入其彀中。

(八) 三角關係在東南亞的新態勢

自中共與蘇聯展開關係正常化會談以來，美國國務卿舒茲即枉駕訪問北平，繼後雷根總統亦應邀赴中國大陸訪問。一九八四年初，中共更邀到「民主高棉」三派領袖到北平集會，並承諾界予軍援，對三派都一視同仁。集會結束後，宋山與施亞努都欣然離平返棉，顯示中共在此次軍援上確未有偏於棉共。接著棉西戰局擴大升高，雖然此乃每年照例的旱季攻勢，但與過去頗不相同，發動攻勢的期間既已提前，而點燃戰火的一方，又並非駐棉越軍，而是棉人抗越軍的三派。彼等分進合擊，遂造成了越軍及金邊部隊處處居於下風^⑥。更值得注意的，是中越邊境的雙方部隊，亦與棉西同時升高了戰爭，而中共軍從後勤補給的準備充分與前線部隊動員之週詳迅速，使日本駐平記者多斷定中越共的大戰，又將再度擊鼓喧天^⑦。

至棉西旱季之戰進入高潮時，中越共邊境之戰亦同時升高，而中共軍此次對越北的攻擊，更非如以往的只是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大肆叫囂，而是出動了團級部隊分道突入越北地區。很顯明的，這些都是向華府表態，也是爲了對雷根的中國大陸之行表示歡迎，從而證明它與克宮談判，尋求修好，並不影響其與美國聯手打擊越蘇在東南亞伸展霸權，以利它向華府進行勒索。

北平向華府需索的，不只是科技援助、貿易開展和資金投注，且更著意於美國軍售。雷根一向認爲向共黨政權統治區輸出資本主義科技和成品，尤其是自由民主思潮，即可將赤色加以綠化，達成他兵不血刃而埋葬馬列主義的目標，所以他對北平在軍售

註⑤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二版，刊載《法新社》河內電，引述河內公佈之資料文件。

註⑥ 「棉泰邊區戰爭的評估」，《臺灣日報》專欄，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四日，二版，拙著。

註⑦ 臺北《聯合報》東京電，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四版。

以外的需索，並不吝惜。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舒效在華府向記者簡報雷根訪平背景資料時，指出中共除蘇聯在其北面部署的重兵而外，南有蘇聯衛星國越南，西有蘇軍佔據的阿富汗，造成北平安全上的顧慮多端。接著他又將棉西之戰與越軍侵泰以及中越共邊境戰爭，相提並論，且警告越南，指出美國對「東協」國家有協防義務，必將協助各國抵禦越軍進侵。舒效又暗示華府為打擊越蘇擴張霸權，將不惜軍售北平以制止越南的軍事行動。此即雷根訪平應允中共需索頗出人意外的來由^⑭。

至於蘇聯，則乘此一時機，向越南益加大事鏗入，單從蘇聯海空軍在越南活動頻繁，即可窺見大端。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美國務院亞太助卿伍佛維茲在衆院證詞中指出，蘇聯在越基地的軍機，先前只作偵察活動，但從上年底，已有TU-16 轟炸機進駐金蘭灣，性能足以攻擊中國大陸東南地區，威脅馬六甲油運孔道及美軍在菲基地，而蘇聯最龐大的遠東艦隊，更經常進出金蘭灣。至雷根訪北平期間，蘇艦又以陸戰隊運入越南，與越軍從事聯合登陸演習，自海防至金蘭灣，都是登陸演習目標地區，這又是克宮因應華府與北平聯手反霸戰略的新招^⑮。

(九) 結 論

美國介入越戰，使杜勒斯所製定的東南亞政策，在戰略上造成偏差，以致損兵折將，經過十年苦戰無功而還。但是美國對「東協」國家的軍經援助，仍屬功不可沒，尤其是美軍在印支的作戰堵住了紅流在東南亞的氾濫，使得區內的自由國家有了十多年從容建設的大好時機，才有今日的欣欣向榮。當「東約」締結之初，「亞西安」國家大都未步入開發境界。在防衛武力方面，新、馬既都沒有國防軍，菲律賓亦只有保安警察，泰國三軍不及六萬人，如果不是美軍在印支堵住了赤流，這些國家都難免成爲一張張倒下的骨牌，又那有經社建設與增進防衛武力的機會。

雷根政府在其前任矯正東南亞政策偏差的基礎上，繼續使「東協」與中共聯手反霸，並使河內顧慮中共陳兵越北邊陲而不敢擴大高棉戰爭。同時越軍侵棉實已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投入戰場的人力資源，已難以爲繼，蘇聯所擔負的棉戰戰費，亦與日俱增。在此一區域的戰禍已集中於印支的時會，「東協」國家便大可乘機發展經建，強化國防。正如新加坡外長丹那巴南所稱的，「棉戰的延長，適有助於敵消我長」^⑯。

註⑭ 臺北〔聯合報〕，華府四月十八日電，刊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第一版。

註⑮ 「蘇陸戰隊首次在越南演習」，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二版，「縱橫談」，施君玉撰。

註⑯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〇年八月九日，新外長答記者問，廿四版。

然而值得華府深省的，是雷根總統訪平期間，「東協」輪值常委會主席的印尼外長庫蘇馬特馬，公開反對美國對北平軍售，大馬總理馬哈迪亦予附和，且都指出：對東南亞威脅最大的乃為北平，並非河內^②，顯示美國聯中共制蘇聯的策略，尤其是軍售中共的意圖，不僅引起了美國保守派的強烈批評，且造成了美國東南亞主要盟邦的堅決反對；而雷根政府為矯正美國東南亞政策的偏差所採取的新策略，更在中蘇共兩面不同的戰略還擊下，已形成左右為難。不知雷根當選連任後，其新政府對東南亞新政策實施四年後所出現的缺失，將如何謀取補救？

七十三年十一月脫稿

註② 「布希亞洲之行遭遇的質疑」，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二日，「新聞透視」，何燕生撰，四版。

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論叢

25開本 全一冊

本書對東南亞國家之國際關係，採分篇論述方式，每篇有其獨特性，惟連貫着眼，亦可窺知此一區域國家對外關係方向及壇變由來之大端。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三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